

沧山映水

胸中藏清荷  
心中有阳光

王 利

第一次在画家曹梦的工作室见到她,就为她的真性情所感动,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梦是典型的女性性格,豪爽仗义,快人快语。从小就爱歌舞的她,醉心丹青,热爱运动。举手投足间,颇有电影《芳华》里女军人的风采。

曹梦祖籍山东,在西安居住生活。齐鲁平原和三秦大地独特的地域文化相互融合,锻造了她大气开朗、厚淳有担当的性格。曹梦说,每当作画时,她完全陶醉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灵感得到自由释放,情感可以尽情表达,这就是幸福,绘画艺术是她一生最长情的热爱!

因为家学渊源的缘故,曹梦自幼就十分喜欢书画。十一二岁时,父亲教她学画,随后跟着父亲的同学王炳乾老师学画。后又师承王炎林、姜敬问等名师大家。个性率真的王炎林大师生前曾评价“曹梦悟性很高,水墨整体把握很好,属于先天条件弱但非常努力的女画家。笔墨苍劲,风格新颖,前景不可小觑。”

一路修行过来,曹梦遍访诸多名家前辈,从当年刚刚推开艺术大门探头张望的清纯少女,成长为如今飘逸洒脱挥毫泼墨直抒心意的绘画艺术创作者。

曹梦美术作品曾多次获奖,也多次在省内外书画刊物发表,曹梦本人还在多家电视台艺术频道上接受专访。身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副秘书长,西安市美术

家协会理事,西安市雁塔区美协副主席的曹梦,作品独树一帜,画风成熟大气、意境脱俗,画面干净淡雅,意到笔至,如临梦境!

她的画多以花鸟植物为主,雍容华贵的牡丹,迎春怒放的蜡梅、独立荷塘的翠鸟,无不传递着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精神!近年来,曹梦主打荷花、向日葵两大题材的创作。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里,荷花被赋予了更多高贵品格和寓意,受到古今文人雅士特别的追捧。曹梦笔下的荷花,清新灵动、闲舒安静,或绚丽灿烂、或素雅内敛。“晨上清荷初出水,半露嫣红半掩色”跃然纸上。整幅画没有半点多余的笔墨,以红与黑为画面基本色,浓淡搭配,既简洁干净,又多姿多彩,让观者犹如身在荷塘边,荷叶婆娑、莺啼婉转,可以尽情享受“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的美妙意境。

向日葵,这种被众多文人墨客赞美的常见植物,一簇簇、一片片地扎根在贫瘠的土地上,那种向光而生的蓬勃生命力!在曹梦笔下,同样焕发出独特的气质。运笔挥毫、曹梦内心的精神世界和她创作出的美好景致达到了理想的和谐与统一!真正是胸中藏清荷,心中有阳光。

曹梦2005年加入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以来,热心参加协会组织的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以及书画展览。在2008年陕西省花鸟画研究会组织的为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捐赠书画作品活动中,曹梦捐赠了自己精心创作的12米长卷《荷花图》作品,先后被“陕西人物巡礼”活动组委会授予感动陕西“时代新闻人物”,被中国书画研究院授予“中国书画家百佳”称号。连续三年,曹梦被西安市美术家协会,西安市雁塔区美协评为“优秀学会工作者”及“先进文艺工作者”。

自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防控的三年中,曹梦总是闻令而动,报名参加社区志愿者,冲在核酸采样工作的一线!在疫情防控严峻的关键时刻,为社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尽自己的一份力。

曹梦在生活中的座右铭是知恩,知责,知足“六字真言”。她时常感命运对自己特别眷顾,可以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因而她更能静心修行,外出采风写生专心创作,彻底融入艺术的氛围中。

曹梦笔下的画正变得愈发大气精彩、细腻而精致。就像她面对绚丽多彩的秦岭山色露出的欢笑。收获的季节,怎能不自信呢?

(作者单位:中铁一局本部)

## 流金岁月

陕北农村的过去,但凡讲究点的人家,炕上总是横放着一张大约有一尺高,一尺宽,二尺多长的炕桌。来客人了,便把水杯、香烟、自产水果、糕点一类的东西摆在桌上,招呼客人上炕就座,然后倒水递烟让吃,问长问短地攀谈,既体面,又方便,更能体现出主人家的好客和大气。接着再摆上几个下酒的凉菜及酒具,便与客人推杯换盏起来。酒毕,撤下这些碟碟盘盘,摆上盛油、盐、酱、醋,葱花和韭菜段、油泼辣椒、炒芝麻(碾碎的)一类调料小钵的油漆木盘和盛有肉臊子的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揪片或恰恰面便端了上来,让客人在炕桌上大口饱口福。一般人便以一块浅色油布代替炕桌的功能,总觉得不如摆在炕桌上有范儿,至少吃喝起来不要老是躬腰。逢年过节,改善生活,自家人也是这样使用炕桌的。尤其过春节的时候,在炕桌上摆上酒醉的红枣、自炒的南瓜籽和花生、水果糖、油炸类的食品,显得特有年味和优越感,也方便招待来家拜年的晚辈。家里有念书的和识文断字的,常常会在炕桌上摆放书籍、笔墨纸张一类的东西,随时备用,也显得有书香气。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炕桌,代表这家人经济条件尚可,有读书人,说明日子过得比较讲究。

父亲是能识文断字的,晴耕雨读是他的习惯。他特别想有一张炕桌,方便他农闲时间和雨天抄抄写写,翻翻书,招呼客人也显得庄重和文明。但因20世纪60年代家里困难,置办不起。

70年代中期,我回家探亲,意外地发现,窑洞里地下多摆了一只柜子,炕上摆了两张炕桌。父亲见我惊讶,便说:“你母亲这辈子就喜欢地上能摆一只柜子,把杂物收放进去,柜盖上摆上镜子、相框、水杯一类的装饰(也是日用品),显得家里整齐卫生有景致;我就喜欢炕上能摆张炕桌,招待人,看书写个字什么的方便。你参加工作了,家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我腰杆子也硬起来了,于是把炕畔上两棵成材的椿树砍了,雇木匠做的”。是的,父母的所爱是知道的,这下便了了他们的一桩心愿。柜子且不说了。那两张炕桌漆的

## 人间清欢

人都一样,满脸煤黑,只有眼珠和牙齿是白的,二叔说当时他的眼珠就掉下来了,拉着父亲要回家。但是父亲哪里肯干呢。直到家里的状况扭转一点了,父亲才辞去了这随时都有可能要命的工作。

父亲结婚了,又一个甜蜜的负担背在身上,没有学历,只能去建筑工地搬砖出卖劳力。听母亲说,临行前夜,父亲拿着攒了很久的所有家当十五元钱,思量很久,说留给母亲十元家用,他自己拿五元作为路费及生活费。母亲心疼父亲,说什么也不肯,自己留下了五元,把十元塞到了父亲手中,她说出门在外的人,受的苦多,她不舍得。父亲也没有辜负母亲,在工地上勤劳肯干,时间长了,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有点文化,踏实憨厚的小伙子,也愿意给他介绍工作,在父亲心中,那个求学的梦想一直未能泯灭,家里境况好了一点,自费选修了大学课程,虽然与统招生拿到的毕业证不一样,但好歹是弥补了当年的缺憾。

每每听到父亲的故事,我的眼泪都是一再忍住不让他夺眶而出。作为家里的老大,父亲不仅要管好自己小家,还要把兄弟几个都扶持起来,付出的辛劳不言而喻。我渐渐明白了父亲前些年的不苟言笑,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息的机会都很少,怎么能有片刻安宁?直到父亲的兄弟们都安家就业了,他才微微松了口气。

犹记得我上班第一年,大家都在猜测一个娇气的女大学生,怎么能长久地待在施工单位呢?结果,经过冒雨拍照写稿件,顶着烈日安排盾构贯通宣传事宜后,项目部的员工对我有了新的看法,这个女娃干起工作还真不娇气!我想,这就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吧。此后,无论身在哪个工作岗位,遇到多大的问题,我都想想父亲,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促我前行。

刻在骨子里的东西,永远是无法抹去的。2021年12份,2022年3月份,我都积极参加了抗击新冠疫情影响活动,作为志愿者,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父亲传给我的优良品质,我会让它继续发光发热。

(作者单位:城轨公司)

## 父亲的炕桌

常彦杰



姑苏人家尽枕河

白彦龙 摄

是驼黄色,做工不太精致,但对父亲来说,那便是“珍宝”,时常为它“擦饰整容”,一段时间摆在炕中央,一段时间又摆在锅头(陕北窑居土炕上靠锅灶一侧),一段时间又摆在地下支着的门板上。每天吃饭他都要“上桌”的。下雨天和寒冷的冬季,村上年轻些的农人喜欢下象棋、打麻将一类的娱乐;上岁数的则凑在一块,蹲靠在阳崖晒太阳,家长里短得开心。父亲则戴上老花镜,坐在炕桌旁,聚精会神地在书中寻找着他的快乐。看到精彩处,还小声诵读起来。哦,此时的他已进入境界,“忘我”了。一年三百六十日,绝大多数时光是与黄土地打交道的,难得有机会和闲心来享受这样的生活,他当然很珍惜。这时候的他,不像一个农夫,分明是一个“老学究”啊。

村上不识字的农家住户不少。有几女出门在外的全靠书信联系,读来信、写回信便成了父亲的一项业余爱好。有时从地里还没回到家,便有邻居拿着来信在家里急等父亲回来帮助她(她)们解读收到的“天书”,回信对方的“期盼”呢。这时候父亲便戴上老花镜,坐在炕桌旁一字一句地念完来信,又细心征询来者想要回复

的内容后,便伏在炕桌上字斟句酌地写好回信。父亲文字表达尚可,总能把来者的心迹在回信中说说得清清楚楚,来者特满意。有位老农的儿子与儿媳在外地闹矛盾,求父亲写信劝导。父亲了解缘由后,觉得两人都没干出格的事,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完全有和好的余地。趴在炕桌上设身处地思索了一番后,便依这位父亲的身份,给他儿媳媳妇写了一封颇有文采的信,以朴实的语言陈述弊端,以接地的道理说服双方,以情感铺垫打动人心。他儿子与儿媳看了后,从内心深处受到震动,重归于好,专门回信表示了“对‘刀锯者’的感激和深深的谢意。春节前夕,父亲又在炕桌上抛洒笔墨,为邻居们书写对联。虽然他的毛笔字尚缺功底,但总能给这些不识字的农人带去节日的装饰和喜气。

炕桌也是父亲的“宠物”。每次来了客人,他总要“显摆”一番。在我探亲期间,正遇着他50年代初在米脂法院一块工作过的老同事,也是他的老朋友来看他。他便令我两张炕桌擦拭并摆摆在炕中央,让母亲生火炒菜,把我带回去的烟、酒、糕点等物品择样取出部分摆在炕桌上,把茶泡

在茶壶里摆在炕桌上,便于他的朋友分享起来。一会儿母亲把一盘鸡蛋炒豆腐,一盘猪肉炒粉条端放在炕桌上后,又让我也陪这位叔叔喝酒。几杯酒下肚,父亲便饶有兴致地夸赞过他的炕桌来:“质材上等椿木,纹理通直,结构细致,防虫防腐。榫卯结构,雌雄合体,没用一根铁钉,耐看耐用。”叔叔说:“你这炕桌大面不够平顺,油漆不上档次,做工不够精致。”父亲辩解道“我这炕桌是,内敛质朴,表里如一,不示张扬,端庄优雅……”说着说着老朋友俩便哈哈大笑起来。是啊,炕桌是父亲的“宠物”,谁要说它的不是,他听了肯定是不舒服的。

自从有了炕桌,父亲的心情也越发振奋了,对子女们的学习,过问得也勤了。以往弟弟、妹妹们放学回家或站在地上,把书和本摊在门箱顶上写作业,或身体全部趴在炕上写。有了炕桌,父亲便“资源分享”,要求他(她)们坐在炕上,趴在炕桌上写。“有了炕桌,字再写不恭正,可没有借口了。”父亲这样要求着,时不时地还进行检查。

80年代中期,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孱弱,丧失劳动能力,经常要找医生,便逐步移居米脂城内。离开农村小院时,包括大衣柜等大物件都没有搬去,唯独把两张炕桌搬进了城。暮年残躯的父亲,闲来无事,便趴在炕桌上读书。后来又迷恋上了《圣经》,便每天躬着瘦弱的身,趴在炕桌上抄写《圣经》,从七十岁抄到八十岁,硬是把几十万字的《圣经》,完整地抄写在五十多个16开笔记本上,这使他与炕桌的感情更深了,后来油漆脱落有斑点,便又请来油漆工重新打磨油漆了一遍。偶尔有人问他为什么做了两张,他回答说,因为我有两个儿子,希望他哥俩都能养成爱看书的好习惯。

2007年,父亲不幸罹患胃癌,已到晚期,卧床不起。妹妹们给他喂药,把他扶起来,每次都是把炕桌移到他身前,在炕桌上进行的。诀别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鼓足劲,伸出干枯的手臂摸摸他的炕桌,最后一个眼神是强力睁开无神的双眼瞅瞅他的炕桌……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 素年锦时

## 闲不住的父亲

王 璇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停下脚步,我怕我不努力,会让我们的家庭返贫。”仲夏夜幽暗的灯光下,父亲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分明感觉眼眶微热。

我的父亲,从我记事起,他就没闲下来过。90年代的时候,他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二八自行车,到哪里都是跨上自行车就出发了。从我上学开始,记忆里的父亲在家的时间一直不多,早出晚归,几乎完美避开了我们的作息时间。但是只要他在家,我和弟弟就像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作业没做完,他会黑脸;作业有错题,他会打手;考试考得不好,他不给签字。所有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或多或少地留下了阴影。小时候我认识的父亲,是不苟言笑,不得接近,专政权威的。

慢慢长大了,听他自讲述家里的故事,慢慢才对他有了深层次的理解,也逐渐释怀了。父亲十六岁时,爷爷脑梗离世,剩下奶奶和她的五个儿子,父亲是老大。因为爷爷是老师,家教极严,听奶奶说,爷爷放学归来走到村子里,父亲他们兄弟几个远远看到就会飞奔着回家学习,干活,否则,迎接他们的可能是棍棒戒尺。所以父亲从小就学习好,可是爷爷走了,一家人没了经济来源,生活没有着落,勉强读完高三的父亲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奶奶打理家务。他种过木耳,开过商店,卖过豆腐,但是那几年的他好像运气特别不好,干什么赔什么,眼看着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兄弟几个都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村子里,他们成了最贫困的一户。此时,奶奶还是大队会计,中共党员,也只能靠给人做衣服贴补家用。有人劝说她把小叔叔送人,换点钱,她硬是扛着没给,家里再穷,也要一家人在一起。

要强的父亲听说下煤矿干活能挣钱,二话不说,跟着招工的人就走了,即便奶奶再有不舍,这一大家子的人还要过活,也不得不含泪送别父亲。在煤矿,虽然父亲年纪小,但他从不偷奸耍滑,干活认认真真,队里的队友都喜欢他,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还帮着给他洗衣服,每个月发到手的钱,他只留饭钱,剩下的都寄回家里。有一次二叔来看他,愣是没找到人,从井下出来的



## 紫藤萝